

《龟旨歌》的校勘与解读

——韩国上古《龟旨歌》与龟卜方法的关系

张哲俊

内容提要 《龟旨歌》是韩国历史上仅存的最早的数首诗歌之一，由于它意义不明，难以解读，近百年来出现了各种怪异的想法。笔者认为，《龟旨歌》是一首龟卜歌，诗歌中的所有因素都是源于龟卜，而且与汉代的龟卜方法基本吻合。“喫”字是“契”字之误刊，“契”也是龟卜的主要用语。《三国遗事》最初的刊本就误刊了“喫”字，此后所有刊本皆延续了这一误刊之字，这是各种异说纷出的原因之一。

关键词 《龟旨歌》 龟卜 喫 契

一、《龟旨歌》与《史记》的灼龟首

《龟旨歌》载于一然所著《三国遗事·驾洛国记》的金首露神话。金首露神话讲述了驾洛国国王降生的故事，在金首露等由天而降之前，酋长率数百人聚于龟旨峰，按照天神之语歌舞，歌云：“龟何龟何，首其现也。若不现也，燔灼而喫也。”^①结果金首露等六兄弟降生人间，成为了驾洛国的开国君王，这就是驾洛国的建国神话。《三国遗事》的各版本，即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、今西本、晚松本等诸本刊刻差异不大。《龟旨歌》作为驾洛国建国神话的一部分，准

^① 一然撰、李载浩译注《三国遗事·驾洛国记》卷二（第一册），松出版社（솔출판사），1998年，第371页。

确解读其基本内容极其重要，至少应当确定这首诗歌内容的基本性质，否则必然影响对驾洛国建国神话的基本理解。然而《龟旨歌》的内容相当难于理解，问题有四：一是“龟何龟何，首其现也”，字面意思是请龟伸出头来，可是由于对龟、首等因素的理解不同，对《龟旨歌》性质的理解也就完全不同了。尤其是龟首到底是什么，是国家元首还是男性生殖器或其他，必须得以确认，否则就无法摆脱随意猜想的困境。二是都认为“燔灼而喫”的“燔灼”是用火来烧龟。然而火指什么，用火烧龟是指什么，也是各执一说，或认为是战争，或认为是性欲，抑或是太阳。三是表面上对“燔灼而喫”的“喫”字亦无异议，都认为烧龟吃，但最难以理解的也是这个字，很多自相矛盾的解释也源于此。“喫”字是《龟旨歌》的重点，也是难点。由于对“喫”字的理解不同，对《龟旨歌》的理解也各相异，祭祀歌、战争歌、劳动歌、丰收歌、龟卜歌、诅咒歌、威胁歌、性爱歌等各种说法都与“喫”有关。四是《龟旨歌》的各个字句都可以理解，也可以找到证据，但将各个字句的解释还原至诗歌，往往会出现字句之间彼此矛盾的情况，或是感觉与诗歌字面意义存在着较大的距离，难以连贯、理解。如果关于“喫”字的各种说法在这个层面上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则表明解读已经偏离了《龟旨歌》原本的意义。

《龟旨歌》是龟卜歌，因为诗歌中的所有因素都出现于龟卜，仔细审读与龟卜相关的文献，可以看到《龟旨歌》与龟卜的清晰关系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是为龟卜专设的章节，此节非司马迁所撰，是他人补记，但其内容在其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，是比较可靠的龟卜文献。《龟旨歌》与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段落：

卜先以造钻灼，钻中已，又灼龟首，各三；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，灼首曰正足，各三。即以造三周龟，祝曰：“假之玉灵夫子。夫子玉灵，荆灼而心，令而先知。而上行于天，下行于渊，诸灵数筮，莫如汝信。今日良日，行一良贞。其欲卜某，即得而喜，不得而悔。即得，发乡我身长大，手足收人皆上偶。不得，发乡我身挫折，中外不相应，手足灭去。”^①

《史记》的这一段分为前后两部分，前一部分记载了龟卜的方法，后一部分

① 司马迁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卷一百二十八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819页。

记载了龟卜的祝词。从这段记载来看,《龟旨歌》中存在着龟卜的四个因素:一是灼龟首,二是燔灼的龟卜之火,三是祝词,四是契。

《龟旨歌》的基本内容是伸出龟首,然后燔灼,这一内容与《史记》记载的灼龟首完全吻合。《史记》记载的龟卜方法是在先钻龟体的中部之后,再烧灼龟的头部,这就是“钻中已”与“灼龟首”。^①首先应当明确,“龟首”就是龟的头部。龟卜的兆纹中也会使用“首”的用语,但此段记载的不是兆纹之首,清人张文虎以为这段记载有脱漏:“灼首曰正足:灼首下疑脱‘曰正首,灼足’五字。”^②此说应当是正确的。按照此说,《史记》记载的身、首、足是指龟身体的三个部分。汉代文献中的龟首也是指龟的头部,汉代徐岳的《数术记遗》记载:“龟算,春夏秋冬成,遇冬则停:为算之法,位别一龟。龟之四面为十二时,以龟首指寅为一,指卯为二,指辰为三,指巳为四,指午为五,指未为六,指申为七,指酉为八,指戌为九,指亥为十。龟头指亥、子、丑,不以为数。故云遇冬则停也。”^③也就是说,龟算是从头部算起,这一说法与《史记》相同。

灼龟的位置是龟卜方法的重要因素之一,灼龟时必须仔细识辨烧龟的各个部位。龟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作为烧灼的位置,其中的一个重要位置就是龟首。明顾梦麟《诗经说约》记载:“视龟腹骨近足处,其部高,可灼者。先作其墨,俟既灼,观食不食为兆也。又卜师职云:凡卜,辨龟之上下左右阳阴,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。盖龟首、尾两旁,阴腹阳背,各有高应灼处辨之者,如春灼后左,夏灼前左,秋灼前右,冬灼后右是也。”^④不管灼烧龟的哪个部位,都应当选择高出之处。“灼龟首”是灼龟首的左右两边,而不是头部的上下两面。显然“灼龟首”确实是指以火烧灼龟的头部,不是象征或虚拟,不需要转意。在《史记》的记载中,龟首是代表性的灼烧部位,但随着时代的迁移,灼烧的位置也变得不明。《清稗类抄》记载:

二曰钻灼之处。古人灼龟,其部分不甚明了。《周官·大卜》:“眡高作龟。”注:“眡高以龟骨,高者可灼处,示宗伯也。”龟之骨近足者,其部高

① 灼活龟与灼龟板是两种龟卜,《史记》记载的是灼活龟。

② 张文虎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·龟策列传第六十八》(下册)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733页。

③ 徐岳《数术记遗》,收入《算经十书》(下册)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546页。

④ 顾梦麟《诗经说约·大雅三·文王之什三之一》卷十九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六十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663页。

云云。兹验之今日所出故龟，其钻灼处皆在腹内之涩面，而不在腹下光滑之处，（骨亦然。）殆以光滑之处难灼也。其部分则或偏或正，式不一，此又可据目验补经史之缺者二也。^①

灼龟的位置似在烧灼近足的腹部，位置有正偏，并不完全一致，烧灼方式也不相同。这是根据故龟做出的描述，故龟当是出土的龟板。龟板上的灼烧位置与《史记》记载的“钻中已”比较接近，但显然也偏离了龟板的中部，因而出土的龟板不是汉代的龟板。

龟首在龟卜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，通过龟首的形态、动作可以解读其中的意义。胡煦《卜法详考》记载：“全氏曰：盖天龟首俯，地龟首仰。《尔雅》谓之谢龟。甲前长者谓之果，甲后长者谓之猎，首左倪甲亦偏左者，谓之不类；首右倪甲亦偏右者，谓之不若。色有五色，方有五方，各有所宜用，故各以其室藏之，使可辨也。此所谓体也，非兆之体色也。”^② 又：“头仰吉，头伏凶。静应迟，动应速，外者，人也。内者，我也。外者，女也。内者，男也。凡头足乖违，身中摧折，及夹丝或如破器，并头足带白，皆非吉也。”^③ 龟首、龟足、龟尾在龟卜中是重要的部位，在《周易》之中也是重点部位。元代龙仁夫释《周易》云：“六五，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，元吉。（……损益龟以象言也，二五虚中受益，以理言也，又以象玩之。一阳，龟首也。三阴，龟足也。二阳，龟身尾也。损龟首上向，故言于五；益龟首下向，故言于二。且损主益上，益主益下故也，象义之精如此。）”^④ 龟卜不只是一要观察龟板上的兆纹，龟体的变化也是龟卜的一部分。上述文献是根据龟体的形态来解读的，并没有涉及龟板的兆纹。

根据龟卜方法来看，《龟旨歌》写的就是龟卜的方法，而且应当是汉代的龟卜。《龟旨歌》的第一联请求伸出龟首，第二联写用火烧灼，想要烧灼的位置就是龟首。如果概括《龟旨歌》的这些内容，就是伸出龟首和烧灼龟首，这与《史记》记载的“灼龟首”几乎完全相同。《史记》没有记载伸出龟首的内容，

① 徐珂《清稗类钞·鉴赏类·刘铁云藏龟甲牛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4532页。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，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，不再另注。

② 胡煦《卜法详考·选龟》卷一，收入《周易函书·附上学法详考等四种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1139页。

③ 胡煦《卜法详考·古法汇选·龟卜·分断·甲乙金兆》卷四，收入《周易函书·附上学法详考等四种》第四册，第1245页。

④ 龙仁夫《周易集传》卷四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73页。

但是这一点不需要写。如果龟首缩进壳内，也就无法烧灼了。《龟旨歌》中请求伸出龟首，就是为了灼烧龟首，这就是“龟何龟何，首其现也”的含义。《龟旨歌》写的是龟卜的过程，描写请求伸出龟首也是合乎情理的，也可以补充《史记》记载简约的不足。这些细微的不同，并不妨碍《龟旨歌》与《史记》记载的汉代龟卜的关系。

二、“燔灼”一词的使用范围与龟卜祝词

第一，《龟旨歌》的“燔灼”与龟卜之火。《龟旨歌》直接描写火的词汇只有“燔灼”二字，这两字与龟卜有无关系呢？龟卜的主要用语是燹、焯、楚、煖、灼等（详见《清》：4531-4532），其中灼是最常见的。“燔灼”二字中有“灼”字，说明与龟卜有一些关系。“燔”是烧烤，“灼”也是。“燔灼”并不是龟卜的专门用语，这是龟卜用语与其他汉字组合而成的，但此词与火相关。《龟旨歌》并没有直接写到火，但学术界围绕着火是祭祀之火、战争之火还是性欲之火等问题展开了争论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不能不考察“燔灼”与火的关系，厘清“燔灼”的火是什么火，这也关系到《龟旨歌》是否为龟卜歌的问题。

“燔灼”最早出现于《黄帝内经》，因而也多用于医学文献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多处使用了“燔灼”一词，《黄帝内经素问》记载：“盛则梦大火燔灼，阳为火，故梦大火而燔灼也。”^①《黄帝内经》记载梦中的大火燔灼象征着阳，因此“燔灼”一词也经常出现在占梦书中，是占梦的用语之一。宋邵雍《梦林玄解·梦占》：“【肝】属木，旺于春，在卦为震巽，实则梦恚怒忿争，虚则梦林木枯槁，平和则梦台阁壮丽。【心】属火，旺于夏，在卦为离，实则梦大火燔灼，疮疽疼痛；虚则梦烟销焰灭；平和则梦丽日融和，烛光辉耀。”^②按照占梦书来看，心属火，梦中大火燔灼就会疮疽疼痛。“燔灼”与龟卜的关系比较淡薄，但并非完全没有关系。占梦与龟卜皆属同类，太卜掌管龟卜，也掌管《周易》与占梦。《卜法详考》云：“疏曰：太卜所掌先三兆，后三易，次三梦者，梦著并重。梦以叶卜筮，故以先后为次。王氏曰：以龟占象之谓卜，以火灼龟，其象可占之谓

① 《黄帝内经素问·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》卷第五（上册）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228页。

② 邵雍纂辑、陈士元增删、何栋如重辑《梦林玄解·梦占》卷二十四，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6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24页。

兆；三兆之法专掌于太卜，而兼及于三易三梦者，《易》与梦亦占也。其属有筮人占梦，而太卜为之长。”^① 龟卜属于经学的一部分，经学也会使用“燔灼”一词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云：“赫赫师尹，则民具尔瞻矣。而其所为不善，使人忧心如火燔灼，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。然则国既终斩绝矣，汝何用而不察哉。”^② 清边廷英《周易通义》云：“九四，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弃如。（……言其人一味刚躁，不顾本心，即如自取其心而燔灼之然也……惟贵和缓，彼则一味躁急。突如其来如，心贵涵养，彼则自加燔灼。而焚如心贵常含生意，彼则生意不存而死如。）”^③ 这表明“燔灼”与经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。

火是《龟旨歌》中的重要因素，其中的火应当是龟卜之火，龟卜之火都是柴火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

一曰灼龟与钻龟。古人灼龟用荆，谓之燂，（《史记·龟策传》：“灼以荆仪。”《礼·士丧礼》：“楚燂置于燂。”注：“楚，荆也。”《周官·华氏》注：“燂，谓灼龟之木也。”）又谓之燂，又谓之燂，（《士丧礼》：“楚燂置于燂。”《华氏》：“遂吹其燂集契。”燂，灼龟火，或作燂。）取明火以灼龟。（《华氏》：“凡卜，以明火熬燂。”注杜子春日：“明火，阳燧取火于日。”）其灼也，必焦黑，（《卜师》：“扬火以作龟，致其墨。”注：“致其墨者，熟灼之。”）此灼龟之可考者。（《清》：4531-4532）

龟卜使用的火是有规定的，必须用明火来烧灼，而且必须是荆火。《白虎通义》记载了必须用荆火的原因：“龟以荆火灼之何？《礼·杂记》曰：‘龟，阴之老也。蓍，阳之老也。龙非水不处，龟非火不兆。以阳动阴也。’必以荆者，取其究音也。《礼三正记》曰：‘灼龟以荆。’以火动龟，不以水动蓍何？以为呕则是也。”^④ 龟是阴，火是阳，无火不兆。以五行说解释也是常见的说法，胡煦《卜法详考》记载：“灼龟之法，必五行全具焉。以碗盛水，置钱于中，用二木界尺，架于其上，然后置龟板焉。刻者向下，而近肉者向上。以三一九灼之，水为水，火为火，钱为金，界尺为木，碗为土。（煦按：当以火化者为土，此灼龟之五行也。）”^⑤

① 胡煦《卜法详考·三兆》卷一，收入《周易书函·附卜法详考等四种》第四册，第1147-1148页。

② 朱熹《诗经集传·节南山》卷十一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65页。

③ 边廷英《周易通义》卷八，四库未收书辑刊柒辑一册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93页。

④ 陈立撰，吴则虞点校《白虎通义疏证·蓍龟》卷七（上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第333页。

⑤ 胡煦《卜法详考·古法汇选·龟卜·分断·甲乙金兆》卷四，第1243页。

阴阳五行俱全，灼龟是背向下近火，肉向上。开始灼龟之后，就可听到龟板开裂之声，这就是所谓的龟语：“既灼之后，其龟板炸然有声，是云龟语。然后覆板而视之，即以所盛之水以指濯，其刻处必有坼焉。然后审其直横诸象，以占其吉凶。既占其坼矣，乃以绳约其坼处，以香火供之，必待三日而坼始复合。或有一日二日而龟板仍复作声者，是犹有未尽之言也。须复占之。”^①灼龟必须用火，可是用什么火、如何用火等等都关系到龟体的形态、龟纹的走向，也就关系到龟卜的成败。

第二，《龟旨歌》与龟卜祝词的特征。如果《龟旨歌》是龟卜歌，内容来自于龟卜方法，那么这首诗歌在龟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？其实《龟旨歌》具有相当于龟卜祝词的性质，这也是《龟旨歌》为龟卜歌的证据之一。《龟旨歌》的内容有两个因素：一是龟卜方法，一是祈祷龟首伸出的愿望，最后一句表达了实现愿望的情感，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论述。在祝词中写入祈祷的期望，符合祝词的特征，但写入龟卜方法似乎脱离了祝词的规范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至少汉代的祝词会写入一些龟卜的方法。前文《史记》的引文记录了一篇龟卜的祝词，其中就有龟卜方法的记载，荆枝灼烤、选择良日等就是龟卜方法。期盼良贞和获得良贞、未得良贞的心情属于龟卜过程的状态，也是期待出现良贞的愿望。《史记》记载的祝词与《龟旨歌》字词不同，但内容因素是相同的，这并非偶然。《史记》记载的另一段龟卜祝词的内容与《龟旨歌》更为相似：“假之灵龟，五巫五灵，不如神龟之灵，知人死，知人生。某身良贞，某欲求某物。即得也，头见足发，内外相应；即不得也，头仰足矜，内外自垂。可得占。”^②

这篇祝词的内容因素也是相同的，一部分是期盼结果，也就是希望得到某物；一部分是龟卜方法的记载，“头见足发”、“头仰足矜”就包含龟卜方法的因素。这篇祝词写了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：得到吉兆时首与足都要露出来，龟板上的兆纹也会内外相应；如果不能得到吉兆，那么头会仰起，脚亦收缩，内外兆纹弯折下垂。这显然属于龟卜方法，但写入了祝词。

龟卜方法与龟卜的过程、期望、结果不可能完全分离，因而此类内容会出现在祝词之中。根据祝词的这一特征，可以确定《龟旨歌》的性质。如果《龟旨歌》只是表现了期望得到某物的愿望，就难以确定这首诗歌的性质。选择良日是龟卜的重要因素，《龟旨歌》符合龟卜祝词的特征，但没有记载选择良日。而上

① 胡煦《卜法详考·占龟》卷三，收入《周易函书·附卜法详考等四种》第四册，第1200-1201页。

② 司马迁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卷一百二十八，第819页。后文引文中出现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，不再另注。

引《史记》的第二篇祝词也没有记载良日，可见祝词中并不需要包含所有的重要因素，但或多或少会涉及龟卜的方法。《龟旨歌》没有记载良日，但金首露神话有所记载，这就是三月三日上巳节。将《龟旨歌》置于龟卜方法中解读，就会明白《龟旨歌》与龟卜方法的关系比较密切、清楚，二者显然不是空泛的关系，完全可以从具体字句中得到龟卜的信息，因而断定《龟旨歌》是龟卜歌。

三、“燔灼而喫也”误刊的可能性

《龟旨歌》是龟卜歌，此说并非没有问题，最为难解的是“燔灼而喫也”中的“喫”字。此句在金首露神话和《龟旨歌》中均难以理解，各种学说杂出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“喫”字，因此有理由怀疑“喫”字有问题，有必要调查《三国遗事》的各种版本。现在常用的是正德本，然而正德本与其他版本均刊刻为“喫”，各种版本此字无异。这表明《三国遗事》的所有古本皆刊为“喫”字，证明“喫”字正确的，因而至今无人对此提出疑问。^①然而如果从一开始就误刊了此字，以后所有的刊本都延续了这一误字，那么仅靠调查各种刊本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抛开各种版本的问题，怀疑此字误刊的理由是存在的，这体现在四个方面：

其一，源于对《龟旨歌》性质的疑问。金首露神话的主要内容是建国立君，《龟旨歌》没有直接表现这一内容，但无疑是建国立君过程中的一环，因而《龟旨歌》的所有因素应当都与建国立君有关。“燔灼而喫也”是《龟旨歌》的最后一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句，应当表现诗歌的最终目的。此句的字面意思是灼食龟肉，但假如《龟旨歌》的最终目的是吃龟肉，显然偏离了建国立君的初衷，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于此。学界最流行的说法认为，《龟旨歌》是祭祀歌，龟是祭祀用的牺牲品，吃龟肉就必须转换为杀龟，这样就解决了“喫”字难解的问题。祭祀歌的性质、功能完全可以与建国立君吻合，建国立君需要举行祭祀仪式，也

^① 1997年韩国学者河延龙、李根直做了版本的系统调查，这一次调查的范围广泛得多，最重要的是大大地增加了古本的范围，共有12种古本，分别是：赵钟业所藏古板本、南权熙介绍古板本、鹤山本仁荣旧藏古板笔写本、石南宋锡夏旧藏古板笔写本、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壬申本、高丽大学六堂文库所藏壬申本、高丽大学晚松文库所藏壬申本、天理大学所藏壬申加笔本、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壬申写真本、南权熙介绍壬申本、蓬左文库所藏壬申本、南权熙介绍壬申笔写本。此外还参考了现代学人的校订本，主要有六堂崔南善新订本、李丙焘译注本、李相浩译注本、《三国遗事考证本》等。河延龙等人的《三国遗事校勘研究》标注了诸本的文字差异，这为《三国遗事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少不了使用牺牲品,然而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驾洛国的祭礼仪式以龟为祭品。^①更重要的是,祭祀歌的特征与《龟旨歌》完全不合,一般而言祭祀歌要赞美祭祀的对象,也要表现祈祷的愿望:“言于祭祀歌之者,言时已太平,可以作颂。颂者告神明之歌,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状,陈于祭祀之事,歌作其诗,以告神明也。”^②《诗经》的《维天之命》曰:“维天之命,於穆不已。于乎不显,文王之德之纯!假以溢我,我其收之。骏惠我文王,曾孙笃之。”^③祭祀歌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,如《雩祭歌辞》:

清明畅,礼乐新。候龙景,选贞辰。阳律亢,阴晷伏。秬下土,荐稷黍。
震仪警,王度干,嗟云汉,望昊天。张盛乐,奏云舞。集五精,延帝祖。雩有
讽,禋有秩。膋鬯芬,圭瓚瑟。灵之来,帝阖开。车煜耀,吹徘徊。停龙牺,
徧观此。冻雨飞,祥风靡。坛可临,奠可歆。对泯社,鉴皇心。^④

但是祭祀歌的基本因素没有变化。东亚各国的祭祀歌不一定相同,但或多或少应当赞美祭祀的对象,也要写祈祷的内容。可是《龟旨歌》完全没有此类内容,因此很难认为《龟旨歌》是祭祀歌。

如果认为《龟旨歌》是龟卜歌,“燔灼而彔”就偏离了龟卜的性质和功能。一般决定重大事件,如建立国家、迎立帝王、迁移都城、发动战争等重大事件,最终要靠龟卜来决定。这是古代的常规,与《龟旨歌》占卜迎立君王之事的内容完全相合。《周礼》记载:“凡国大贞卜,立君卜。大封则眡高作龟,大祭祀则眡高命龟,凡小事涖卜,国大迁大师,则贞龟。凡旅陈龟,凡丧事命龟。”^⑤《史记》的记载大体相似:“太史公曰: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,兴动事业,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!唐虞以上,不可记已。自三代之兴,各据祯祥。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,飞燕之卜顺故殷兴,百穀之筮吉故周王。王者决定诸疑,参以卜筮,断以蓍龟,不易之道也。”^⑥

自古以来蓍卜是两种预测未来的最基本方式,金首露神话采用的不是草蓍,

① 从《诗经》时代开始,最为常用的祭品是笱豆、羊豕等,参见吴自牧《梦粱录·龙翔宫》卷八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69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·小雅·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九·秋杜四章章七句》卷第九(九之四),收入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(上册)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417页。

③ 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·大雅·周颂》(下册),中华书局,1991年,第936页。

④ 《南齐书·志第三·乐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49页。

⑤ 《周礼注疏》卷第二十四,收入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(上册)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65页。

⑥ 司马迁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卷一百二十八,第815页。

而是龟卜。龟卜与草筮都是占卜，但二者有一定的差异。韩国古代学者赵翼（1579-1655）在《策问题五首·卜筮》中记述了上古卜筮的历史，区别了龟卜与草筮的不同：

圣人见事之明，揆事之精，盖无毫发之疑也，亦无毫发之差也。其所为无非建诸天地而不倍，质诸鬼神而无疑也，其何待卜筮而决哉。然不但使人勉于人事，又制为卜筮，以教后世。何欤？禹之辞帝位曰：枚卜功臣，惟吉之从。是以传天下之大事，欲决于卜筮也。武王之伐纣，亦惟卜是从。至于周公征武庚，定洛邑，亦惟卜用。何圣人于大事，皆决于卜筮耶？《洪范》稽疑，龟筮皆从。虽卿士国人不从，亦谓之吉，以龟筮重于人也。龟筮之从，岂过于金举之论欤？《洪范》：龟从筮逆，用静犹吉。《礼》：大事卜，小事筮。《春秋传》：亦谓筮短龟长，是皆以龟重于筮也。然春秋时卜筮，用龟少而用筮多。^①

筮与卜不只是先后顺序的差异，更重要的是大事龟卜，小事草蓍。出兵征战、择定都城，都是举足轻重的重大事件，因而“惟卜是从”，只以龟卜来决定。金首露神话迎君立王，建国受命，是最大的政治事件，龟卜是不可缺少的占卜方式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《龟旨歌》作为龟卜歌的基本性质。

其二，龟卜的文献皆用“食”字，从不用“喫”字。由于“食墨”是龟卜的常用术语，因而龟卜文献中都是使用“食”字。孔安国解释《尚书》云：“我乃卜涧水东，瀍水西惟洛食。（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。又卜涧瀍之间，南近洛吉，今河南城也。卜必先墨画龟，然后灼之，兆顺食墨。）”^② 食墨是龟卜的一部分，龟卜要先在龟身上以墨画好位置，然后燔灼，最后食墨。《文选》的注者引用了孔安国的说法，并认为食墨是吉事：“孔安国曰：卜必先墨画龟，然后灼之，兆顺食墨，吉也。”^③ 韩国文人宋时烈记载：“食墨：《书·洛诰》注：龟，卜也。凡卜筮，史先定墨而灼龟之兆，正食其墨也。”^④ 宋所有的文献都使用

① 赵翼《浦渚先生集》卷之二十八，收入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85册，首尔：民族文化推进会，1992年，第517页。

② 《尚书正义·洛诰第十五》卷十五，收入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第214页。

③ 李善注《文选》卷三（第一册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01页。

④ 宋时烈《宋子大全随笥·[随笥]·卷之五十·二书》卷之六，收入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116册，首尔：民族文化推进会，1992年，第369页。

“食”字，尚未发现使用“喫”字。

“喫”字出现于秦朝统一之后（公元前 221 年），小篆中有此字。这个时间早于驾洛国建国的时间，也早于《三国遗事》撰写的时间，从时间上说《三国遗事》使用“喫”字是完全可能的。但“喫”是吃的俗字，文雅典籍的书面语几乎不用此字。郑珍《说文新附考》解释：

喫：食也。从口，契声。苦击切。按，《说文》：“齧，噬也。”即“喫”本字。从口犹从齿；契声与口声一也。唐人诗始见此字，盖六朝已降俗体。或曰《新书·耳痹篇》“越王之穷，至乎吃山草。”即“喫”字，非也。“吃”者“齧”之借。《说文》：“齧，齧也。”两字叠韵。然《世说·言语篇》云：“邓艾口喫”，用为“吃”字，知“喫”亦“吃”之俗。^①

黄侃以为：“吃：今语称食曰吃，借为叽，字亦作喫。”^② 古代文献记载在日常生活之中食用龟肉时，使用“食”字，而不是“喫”字：“秣陵令中山刘沼，梁天监三年，为建康监，与门生作食次，灶里得一龟，长尺许，在灰中，了不以燔炙为弊，刘为设斋会，放之于娄湖，刘俄迁秣陵令。”^③ 这条文献记载的是燔龟而食，是食龟，而不是吃龟。

其三，龟卜并无食用龟肉的规定。龟卜的食墨并不是食用龟肉，而是指龟卜预画的墨迹与灼烧后的印迹、兆纹吻合。食墨容易误解成吃龟肉，清人李光地的《榕村语录》记载：“扬火以作龟，致其墨。”墨者，墨其将灼之处，而灼之以致其兆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惟洛食，盖食墨之谓。卜有龟焦者，有不食墨者，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。夫墨，水也；灿契，火也。火过而阳则焦矣，水过而阴则不食矣。”^④ 灼龟时过焦过阴，就不能食，表面上看食墨似乎是以墨画好的地方，经过灼烧之后可以吃的意思。其他的一些文献也有记载，唐代郑稷《唐故括州遂县令张府君墓志铭并序》云：“己年九月，哉生魄，寝疾，终于怀仁坊之私第。灼龟不食，乃权殡于洛师东偏。夫人扶风郡君，南康丞之季女也。”^⑤ “灼龟不食”

① 郑珍撰，王瑛、袁本良点校《郑珍集小学·说文新附考·卷一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27页。

② 黄侃撰，黄焯整理，黄延祖重辑《说文笺识·说文段注小笺上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173页。

③ 李昉等编《太平广记·报应十七·刘沼》卷一一八（第三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第825-826页。

④ 李光地《榕村语录·三礼》卷十四（上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250页。

⑤ 郑稷《唐故括州遂县令张府君墓志铭并序》，《唐代墓志汇编·开元341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392页。

也是龟卜的表述，“食”与“不食”是龟卜中的常见描述。

然而龟卜的“食墨”或“食”、“不食”并不是指真正地吃掉涂墨烤灼的那一部分。“食墨”是后来产生的说法，最初并无此说。胡煦《卜法详考》云：“煦按：经文但有洛食，而不云食墨。蔡氏注乃始有食墨之说，非食墨也。盖龟甲所开之方，虽不及一寸，必将有东西存焉。润漚与洛，既有东西，则所云食洛者可知矣。”^① 卜龟身体的各个部分有其各自的意义，因而要在龟卜时预先以墨画好烧灼的部位，然后再烧灼，看卜龟颜色的变化能否遮盖墨迹。清人李光地以为：“古人卜龟，龟板上以墨画之，墨不浸入，谓不食墨。焦者，烧焦龟版。犯此二者，不待观其词而已，知其不吉。书曰：‘乃卜三龟，一习吉。’谓三龟之兆，同吉也。至观其繇辞，而繇辞又吉，故曰：‘见书乃并是吉也。’”^② “墨不浸入”就是墨迹与烧灼变色的部分没有能够重合，亦即所谓的“不食墨”。如果墨迹与烧灼的印迹、兆纹吻合，就是“食墨”。显然“食墨”、“不食墨”与食龟肉无关。

其四，《三国遗事》中“喫”字只出现过两次。《三国遗事》是第一次记载《龟旨歌》的文献，“喫”字出现于《龟旨歌》和《海歌词》，此外没有其他的用例。其他所有吃的意思，都以“食”字记载。《海歌词》使用“喫”字是受到了《龟旨歌》的影响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海歌词》的用例可以不计。既然只有《龟旨歌》用了“喫”字，那么完全有理由怀疑此字是误刻。如果最后一句确实是“燔灼而喫”，就意味着九干等三百多人聚在龟旨山顶，燔灼龟的目的是食用龟肉，这在这个建国立君的神话中显得荒诞至极。

四、“喫”当为“契”的根据

日常生活、龟卜方法、《三国遗事》几乎都不使用“喫”字，那么为何《龟旨歌》偏偏要用呢？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，一是《龟旨歌》并非龟卜歌，一是“喫”字为误刻。《龟旨歌》的所有因素都与龟卜方法吻合，只有“喫”字不合，这就说明此字误刻的可能性极大。从龟卜方法来看，“契”与“喫”字形相似，在传抄和刻印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讹误。笔者由此认为，此句本来应当是“燔灼而契也”，因为“契”是龟卜最常见的用语之一，“契”与“灼”又存在

① 胡煦《卜法详考·食墨》卷一，收入《周易函书·附卜法详考等四种》第四册，第1146页

② 李光地《榕村语录·书》卷十二（上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218页。

着极其密切的组合关系：

其一，“契”是龟卜的基本用语之一，“契”和“灼”都是动词，经常组合为“契灼”。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，但这里暂不讨论甲骨文，因为与《龟旨歌》的文本直接相关的是“契”字的具体用法和“契”字与其他字的组合关系。在龟卜中“契”字有多种用法，究竟哪一种用法是《龟旨歌》文本的用法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《龟旨歌》文本的正确解读。一般将“契”字训为开，也就是凿开龟板，或谓之钻。《毛诗正义》云：“又于是契灼其龟而卜之，卜之则又从矣。”^①“契灼”就是先契后灼，相当于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的先钻后灼。《毛诗正义》又云：“考卜维王，宅是镐京。维龟正之，武王成之。（笺云：考，犹稽也。宅，居也。稽疑之法，必契灼龟而卜之。武王卜居是镐京之地，龟则正之，谓得吉兆，武王遂居之。修三后之德，以伐纣定天下，成龟兆之占，功莫大于此。○挈，苦计反，本又作‘契’。或苦结反。）”^②周武王当年选定京城就是通过龟卜来决定的，按照《毛诗正义》记载来看龟卜就是先契后灼。

由于“契”与“灼”的组合程度太高，相当多的经学家以为“契”就是“灼”，“钻”就是“灼”，二者是一回事，也就不存在先契后灼的顺序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

乃经注家多误并钻与灼为一，如《董氏》：“掌其燠契。”注：“《士丧礼》，楚燠置于燠，燠即契，所以灼龟。”《士丧礼》注：“楚，荆也。荆燠所以钻龟灼龟。”《正义》：“古法，钻龟用荆，谓之荆燠。”殊不知灼龟用燠，钻龟用契，混契与楚燠为一者，误也。且不仅笺注家如此。《周官·卜师》：“扬火以作龟。”其语亦未明了。此笺注家致误之所由来，非实见钻与灼之迹，殆不能发见其讹误，此是正之一端也。（《清》：4532）

“契”与“灼”混同之后，很多龟卜的记载就变得不明。其实两者不可能是一回事，《刘铁云藏龟甲牛骨》云：“钻龟，一曰作龟，（《大卜》作龟注：‘作龟，谓凿龟。’）凿龟用契，（《华氏》：‘掌其燠契。’注：‘契谓契龟之凿也。’）此凿龟之可考者。盖古人之卜，先钻后灼。钻与灼自是两事，本自分明。”（《清》：

^① 《毛诗正义·大雅·文王之什（十六之二）·蓤》卷十六，收入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510页。

^② 《毛诗正义·大雅·文王之什（十六之五）·蓤》卷十六，第527页。

4532)“契灼”二字连在一起使用，但意思并不相同。

其二，“契”是用刀刻准备烧灼之处的记号。“契”有二义：一是动词，指用刀刻划记号；二是名词，名词之契有二义，一是凿刻的工具，二是刀刻之文，刀刻之文又指符契、书契，还引申为契约、文卷等等，因为刀刻之文不易更改。“契”字的右边是一把刀形，左边的一竖三横是用刀在木条上刻下的三个记号。楷书的“契”字有木旁，表明契刻的材料是木。后来木误为大，也就是“契”字。《诗·大雅·緜》云：“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：曰止曰时，筑室于兹。”^①此句的“契”为动词。东汉郑玄笺云“契灼其龟而卜之”^②，“契”是作为动词使用的。作为名词的用例也不少，《周易·系辞下》有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”^③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有“听取予以书契”^④。胡煦认为龟卜的“契”是刻写出来的符号或字：

煦按：契者，刻划之称。古者书契用铅刀刻划其简策，持以为约信之具。夬决，即刻划之义也。契字，《周礼》音楔。朱子音器。按：此即书契之契。宗朱子为是，谓刻划其龟板之下方，以定其上下内外之限。《周礼》所云开龟是也。此犹在未灼时，契而后焦，契而后必于所契之地，故曰燠契火，非吹不燃，故曰歃其燠契（歃即吹字）。^⑤

“契”是在龟板上刻划出记号，相当于食墨中涂墨作记号，只是不用墨，而是用刀。刀刻记号或墨画记号应当都是存在的，因时代和地域不同使用了不同的标记方法。胡煦《卜法详考》还记载：“或曰：以刀刻龟甲，欲钻之处也。煦按：今之龟卜，以刀刻龟下为方形，当即其遗法。”^⑥《清稗类钞》记载清朝时仍有刀刻记号的遗俗：“今验之新出之龟甲，其钻迹作○状，大如海松子仁，以利刃凿之之痕可辨认，或一或二，灼痕或即在钻旁。或去钻痕稍远，灼痕员形，略小于钻迹，此又钻与灼为二事之实验。”（《清》：4532）显然“契”就是刀刻记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，与第一种用法有所不同。

① 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·大雅·緜》（下册），第760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·大雅·文王之什（十六之二）·緜》卷十六，第512页。

③ 《周易·系辞下》卷八，收入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第87页。

④ 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卷三，收入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第654页。

⑤ 胡煦《卜法详考·燠契》卷一，收入《周易函书·附卜法详考等四种》第四册，第1145页。

⑥ 胡煦《卜法详考·燠契》卷一，第1145页。

第三,“契”是开出其兆,是动宾结构的短语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有如下解释:

契,开者,言契龟而开出其兆,非训契为开也。《春官·菑氏》“掌共燠契,以待卜事”。注云:“《士丧礼》曰:‘楚燠置于燠,在龟东。’”楚燠即契所用灼龟也。燠谓炬,其存火也。《士丧礼》注云:“楚,荆也。”然则卜用龟者,以楚燠之木,烧之于燠炬之火,既然,执之以灼龟,故笺云“契灼其龟卜之”。既契乃开出其兆,故《春官·卜师》“掌开龟之四兆”,注云:“开谓出其占书也”。是既契,乃开之,但传文质略,直言“契开”耳。^①

孔颖达认为“契”不能直接训为打开,应当是“开出其兆”,也就是打开龟板、烧灼之后出现的龟纹。将“契”直接训为开,是省略了开出的兆纹,也就简化为了打开。孔颖达之说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,这就是龟卜过程的最后一阶段。

从上述“燠”与“契”在龟卜方法中的使用与意义来看,“燠灼而燠”是错误的,应当是“燠灼而契”,根据如下:

其一,从语言角度来看,应当是“燠灼而契”。在“燠灼而契也”中,“契”是动宾结构的短语,意义是开出其兆。按照龟卜的方法来看应当是先契后灼,但在此句中是先灼后契,似乎不符合龟卜方法的顺序,然而“燠灼而契也”的“契”不是动词,不是钻或打开;也不是名词,不是指刀刻的符号,不是书契或符契;这个“契”是动宾结构的短语,既有动词开出的意义,也有名词兆纹的意义。符契和兆纹都是特别的符号,但在龟卜中是不同的,前者指烧灼之前的符契,后者是烧灼之后的符纹。先契后灼是龟卜的前段过程,先灼后契是后段过程,其意义完全不同。先灼后契也符合龟卜方法,《战国策》记载:“夫服,心之文也。如龟焉,灼其中,必文于外。”^②先灼而后文于外,其实就是先灼后契。龟卜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吉祥的龟文,以预知未来。“文”与“契”用字不同,但意义相近,“契”中包含了文的意义。由于“契”字在龟卜中经常使用,其用法也相当繁杂,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用法是正确的,因而必须仔细辨识“燠灼而契”中“契”字的用法与意义。此句中,“契”字完全符合语法意义,也符

① 《毛诗正义·大雅·文王之什(十六之二)·蓺》卷十六,第512页。

② 《国语·鲁语下·叔孙穆子聘于晋》卷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195页。

合龟卜的方法，因而可以确定“燔灼而喫”是“燔灼而契”的讹误，由于“喫”与“契”字形相近，从一开始就出现讹误也是完全可能的。《史记》记载“钻中已”与“灼龟首”各三次，但没有记载交替三次，还是先钻三次，再灼三次。如果是交替钻与灼，那么在龟卜的前段中既存在先契后灼，也存在先灼后契。

其二，“契”是动词，是契合、符合的意思，即指所谓的“食墨”。在烧灼之前按照事先想得到的吉兆，以墨在龟板画好纹线；烧灼之后，如果涂墨的部分与烤灼的兆纹重合覆盖，就是食墨。食墨就是契合，契就是合。这种意义上的“契”也可以指龟板的兆纹与祈祷之事相合，这无疑是龟卜的最终目的。宋代理学家程大昌在《演繁露》中记载：

《髡》之诗曰：“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。”毛、郑皆以契为开，非也。先作其墨，观食不食者。古卜卜人令龟已遂，预取吉兆，墨画其上，然后灼之。灼文适顺其画，是为食墨者吉。其兆不应墨，则云不食，不食则龟不从也……以墨令龟，而兆与墨同，故曰契，契者合也。人谋与龟协合也。^①

此说亦见于宋代高似孙《纬略·诗卜筮》卷四等文献。按照此说来看，毛诗、郑玄的解释是错误的，“契”不是打开，应当是合或契合。这个用法与“燔灼而契”完全吻合，“燔灼而契”的意思是燔灼之后的结果与所期望的结果相合，也是预先以墨画好的吉兆之纹与烧灼之后的兆纹相合。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稍有不同，但并不矛盾。

将“喫”还原为“契”之后，《龟旨歌》的意义就顺畅自然、通晓易懂了，其完整的意思是：龟啊龟啊，请伸出头来；即使不伸出头来，也要用火烧出兆纹。或者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：即使没有伸出龟首，也希望烧灼之后食墨，也就是祈祷预先画好的符纹与烧灼的兆纹完全契合。两种意思稍异，后一种意思似更合乎金首露神话，也更符合龟卜祝词的特征。龟卜祝词总是要写入祈祷的愿望，如果完全没祈祷的因素，就失去了祝词的意义。“契”字正是表达祝愿的关键字，此字被讹误之后，《龟旨歌》就失去了龟卜的关键因素。改“喫”为“契”后的理解与《龟旨歌》的字面意思是完全相合，不需要任何曲折的转换解

① 程大昌《演繁露·爰契我龟》卷十六，收入《考古编外六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影印本，第199页。

释和婉转象征。其实《龟旨歌》是相当写实的诗歌，其所有因素都包含在龟卜方法之中，这些因素按照字面意思组合之后自然顺畅，不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，诸因素之间构成了互相关联、又可印证的关系链和证据链，也证明《龟旨歌》应当就是龟卜歌。从金首露神话与龟卜的功能来看，只能是“燔灼而契”。金首露神话是驾洛的建国神话，建国立君是最重要的内容。如果最后一句是“喫”，那么《龟旨歌》的目的就变成了吃龟肉，与建国立君与龟卜都没有关系。“契”和“灼”在龟卜中的特殊密切关系，也表明应当是“契”，而不是“喫”，“灼”与“喫”并无组合关系。只有“燔灼而契也”符合龟卜方法，也符合《龟旨歌》和金首露神话。

《龟旨歌》的最后一句误为“燔灼而喫”之后，就偏离了龟卜。一字之误使《龟旨歌》变得意义不明，难以理解，由此造成远离《龟旨歌》主旨的学说杂出不断。学者们尽管全力解说“喫”字，但《龟旨歌》的文本本身存在讹误，在讹误的文本基础上无论怎样阐释，恐怕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。这个讹误从13世纪一然的《三国遗事》开始一直伴随至今，各种不正确的看法也是相随至今。还原正确的文本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，然而仅仅依据现存的各种版本，是不能还原正确文本的。“契”是龟卜的标志性用语之一，如果很早就还原出这个用语，还是比较容易确认《龟旨歌》的性质，不会使研究偏离太远。

[作者简介] 张哲俊，男，1961年生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研究领域为东亚比较文学。近期发表的著作有《韩国君坛神话研究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）等。

责任编辑：舒荪乐